

国民党将士

话长征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国民党将士

话长征

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国民党将士话长征/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. —
北京:中国文史出版社,2006.5
ISBN 7-5034-1803-6

I. 国… II. 全… III. 二万五千里长征(1934~
1936)—史料 IV. K264.4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18249 号

责任编辑:韩淑芳 刘剑 杨玉文 封面设计:小羊工作室

出版发行: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

印 装:唐山丰电印务有限公司 邮编:064000

经 销: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 本:787×1092mm 1/16

印 张:35.25 字数:680 千字

印 数:8000 册

版 次:2006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总 定 价:49.80 元

文史版图书如有印、装错误,工厂负责退换。

目 录

第一章 蒋介石的部署

蒋介石部署追堵长征红军

3

蒋介石说：

他们有什么力量抗日，无非是诱使我军放松包围。

蒋介石说：

红军不论走哪一条路，久困之师经不起长途消耗，只要我们追堵及时，将士用命，政治配合得好，消灭“共军”的时机已到，大家要好好策划。

蒋介石说：

川、黔、滇三省各自为政，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，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。川、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，更无借口阻止我们去，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。

晏道刚（蒋介石侍从室主任）说：

追堵部队谁也不愿猛追强堵，怕接近红军被红军反击挨打，采取的是“送客式的追击，敲梆式的防堵”。

薛岳率国民党中央军的万里长追

31

陈诚说：

“剿共”有了薛伯陵(薛岳),等于增加十万兵。

薛岳说:

湘、桂军不是我们“中央军”监视压迫他们,一仗也不会打呀。

薛岳说:

共军为国家民族公敌,现已强渡过乌江,我们决心在乌江以北、长江以南地区将其消灭,以拯我黔父老于水火之中。

李以劭(国民党第六路军总司令部上校参谋)说:

遵义战役“中央军”大败,各军震动……薛岳为了掩饰败绩,特将伤亡数字减少……向蒋介石上报……薛岳自经此役之后,狂妄自大的气焰减低了不步。

第二章 设置四道封锁线

借路西行

77

李卓元(粤军第一师上校参谋长)说:

已经同共产党达成协议,互不侵犯,借路西行,保证不入广东境内,我方保证不截击,在湘粤赣间边境划定通道,让红军通过……

李卓元说:

同共产党协议的事,不能向团长下达,但要明确要求,“共军”不向我射击,不准开枪;“共军”不向我袭击,不准出击。总之,保持不接触。

蒋介石说:

平时请饷请械备至,一旦有事,则拥兵自重……此次按兵不动,任由“共匪西窜”,贻我国民革命军以千秋万世莫大之污点。

粤军的堵防

84

李振(粤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)说:

当时蒋介石虽然急电余汉谋尾追红军,但余汉谋为了巩固粤防,并未按红军经过的路线进行追击……

侯梅(粤军独立第二旅参谋长)、李友庄(粤军第二师

第五团第一营营长)说:

红军乘夜撤离阵地,分向湘粤边境山区地带撤去,彭霖生洋洋得意地率队回大庾向余汉谋夸大战果,把红军的主动转进说成是击败了红军。

何键部阻截红军纪实

93

李觉(“追剿”军第一路第十九师师长)说:

为了湘桂两省的自保,我们商定继续进入贵州追击红军。广西方面的想法,是把红军送远一点,免得威胁广西。我们的想法,就是阻止这部红军不能到湘西去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师,以免增加湖南的困难。

桂军的堵截策略

98

李宗仁说:

当共我两军正打得血肉模糊之时,“中央”追兵却在湘中一带作壁上观。京沪一带CC系的报纸,更鼓其如簧之舌,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,说“共军”已和我军合作云云。

白崇禧说:

我们18个团,若是打输了,“共军”进广西,老蒋说,“我来替你剿”,广西就是老蒋的了。

刘斐(桂军总部参谋)说:

即使打赢了,“共军”覆灭,广西已疲惫不堪,蒋介石说,我来替你善后……

桂军对中央红军的追堵

107

白崇禧曾开玩笑说:

谁给红军送个信,说我们让一条路任其通过。

蓝香山(桂军第十五军参谋长)说:

我们在山谷中看到红军前进联络方法,系用白粉笔以代字将部队的番号、进路、目标,写在壁立路旁的山石上……沿途还用白粉笔写大标语:“勿劳远送。”

第三章 堵截红军四渡赤水

黔军王家烈嫡系阻击中央红军

137

王家烈（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）说：

不意蒋介石不以我交出政权为满足，还要我交出军队。他用内外夹攻的手法：一面进一步扼制我的军饷，分文不给；一面收买我的部下，逼我下台。

万式炯（第二十五军直属第八团团长）说：

这时王家烈慌了手脚，感到形势危急，乃大声疾呼：红军号称十万，若令日久蔓延，不仅黔省可被赤化，恐川湘及其他各省亦同感危殆。

黔军各派系对红军的追堵

162

何知重（第二十五军第一师师长）说：

当时我们想，红军可能不来，即使来，也不会这样快；更料不到“中央军”尾追红军，薛岳竟先占贵阳地盘，进而夺取贵州政权。

蒋在珍（第二十五军第三师师长）说：

你任命我当指挥我不推，以后不能打仗，那是军部不补给的责任。薛岳部队一入黔，就不会轻易离开，那才是心腹大患。

侯汉佑（第二十五军教导师副师长）说：

我到茅台镇的第二天下午4时左右，由无线电台听有侯之担在重庆被扣留的消息，内心甚为慌乱，佯作不知，即发一电与刘湘……望转知侯之担早日回赤，以便指挥。

国民党中央军在遵义的溃败

196

宋少华（第四军第五十九师第三五一团第一营上尉营附）说：

我逃逃躲躲呆了三天，才逃过乌江北岸，看到到处都是第五十九师、第九十三师的收容队，收容到一些残兵败将，面目黧黑，形同乞丐。

李俊（第四军第九十师师部参谋处主任）说：

吴奇伟（第四军军长）惊慌失措，卧地大哭说，我不过江了，就在此死了算了。

胡素（第九十三师参谋长）说：

这一仗，我第九十三师损失三分之二，没有过江的都被红军歼灭了。

湘军第五十三师追击中央红军的经过

206

蒋介石说：

“共军”离了“老巢”，“东流西窜”，老百姓不附和他们。这次“追剿”，与“国军”在江西围剿时，情形大不相同。我们一定可以解决他们，你们必须有信心。

李清献（湘军第五十三师第一五九旅旅长）说：

所谓“蒋的嘴，我们的腿”，意思就是说，蒋介石一开口瞎指挥，我们官兵的两条腿就要吃苦头。

第四章 堵截中央红军渡金沙江、大渡河及过雪山

滇军堵截中央红军

215

龙云说：

红军入黔后，判断进入四川渡江的成分为多，但也可能进入云南……务须堵截于川黔地区，勿使进入云南。

孙渡（国民党“追剿”军第三纵队指挥官）说：

红军准备击破滇军，除去威胁，以便南下，而我部队受到突如其来的遭遇战，搞得手忙脚乱。我在贵阳以东观音山黄泥哨跳车逃跑，几乎被活捉。

王家烈说：

我们滇黔是一家。兄弟！我们要勾起手来，我们自己的事靠我们自己，靠人家靠不住……

川军的几次阻击战

235

刘文辉说：

共产党找上我这穷光蛋来了。拼也完，不拼也完，走着瞧吧！

杨学端（第二十四军直属第五旅旅长）说：

大势判明，红军北上抗日，可能经过川康地区，我们便首当其冲。如不抵抗，将被蒋介石消灭；如果抵抗，则以卵击石，会被红军消灭。

吴剑洲（川康边防军第一旅第二十九团炮兵团长）说：

大家都感到惴惴不安，都在打听上级意图，红军来了，究竟是战还是退让……探得已回师贵州，将进攻贵阳时，大家才松了一口气。上层人物也纷纷表示看法，说他们早就判断红军不可能渡金沙江走石达开覆灭的老路。一时，乐观情绪弥漫军中。

第五章 在川西北堵截红军

川军堵截红四方面军

269

邓锡侯（川军第二十八军军长）回忆：

会议讨论认为，屯区为藏族散处的高山荒寒地区，语言不通，风俗绝殊，少衣缺食，汉藏历代相仇，断定红军不会走此“绝路”。会议更料不到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在懋功会师。

奉伯常（第二十八军第三师第九旅副团长）说：

在尾追途中，红军停我停，等红军走了又才前进。每日侦询土人和因伤病散失的红军，了解红军的走向，上报应付蒋中央。

胡宗南“追剿”北上红军

287

田颂尧（川军第二十九军军长）说：

小小几个红军，川军可以彻底消灭，毋庸“中央”大军“进剿”。

胡宗南说：

第一师如果早入四川，“共军”就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了。

彭竹林（胡宗南第一师第三团第一营第二连连长）说：

胡宗南盘踞陇南两年多，认为经过整军经武，械精粮足。人强马壮，可以战胜任何敌人。詎知一碰到红军，被打得东逃西散，损失大半。胡宗南再也不敢派遣一团或一营单独挺进深入。

川军第二十军的追击与惨败

308

杨森（第二十军军长）说：

目前与红军成为相持状态，一定要按照中央的碉堡封锁政策，不可麻痹大意……敌我相持是暂时的，还须积极准备对红军采取攻击作战。

李介立（第二十军第二混成旅第六团团长）说：

头天下午，刚听说前面发生战情，第二天上午，前线部队就蜂拥似地垮了下来。第二混成旅旅部指派我率领本团两个营，到懋功后山上占领阵地，掩护收容这些部队。

第六章 堵截红二十五军

在豫陕两省的追堵

319

刘子潜（第十七路军特务第三团团长）说：

红军行动神速，又有地下人员的协助，在行动上忽现忽逝，忽聚忽散，聚时不知从何而来，散时不知其何往……我军无论在军事力量上，还是在人心向背上都无法与红军相比。

唐嗣桐（陕西警备第一旅旅长）说：

这是由南方打败窜过来的一股共军，狼狈不堪，已经溃不成军，不值一击。

王明钦（第十七路军第四十二师第四团团长）说：

共产党在南方打了多年仗，越打越多，越打越强……这次由南方到北方，经过几省，转战千里，强敌环视，到处截击，既无援兵，又无接济，尽管如此，也无人能挡住它。

马鸿宾部阻截红二十五军

337

马培清（马鸿宾部骑兵团团长）说：

马鸿宾于释回的俘虏中询知，红军一般身体瘦弱，且多未成年之娃娃兵，加以骑兵第一营冲过了三关口，并未受到红军有力拦击，于是对红军的战斗力产生了错误的估计，认为红军力量不强，可以战胜。

马鸿宾给部下打气说：

你是太破荒(老鹰)，他们是尕米崽(小兔)，容易捉着哩。

马应图（马鸿宾部第一〇三旅副旅长）说：

我当团长当得好好的，又叫我当副旅长。名目上我是副旅长，但只有三个营，还指挥不动，自己连一个护身的连也没有。你还说红军尽是“尕娃”，让我们活捉。你干脆杀了我吧。

第七章 陇东、陇西地区堵截红军

陇西地区的阻击

353

向超中（第三十七军第八师副师长）说：

红军兵力比我们大，长途远征，士气勇猛。我们孤军深入，后续部队估计相隔还有两天的路程。幸而获胜，可以勉告无罪，万一失败，又如何是好？

何柱国（骑兵军军长）说：

“共军”战术善于集中兵力攻打一部，各个击破，行速快。我军每到一地，需时刻注意防范。

东北军在陕甘堵击红军纪实

364

刘德裕（东北军第一〇九师参谋长）回忆：

师长牛元峰率残部当了两天瓮中之鳖，并未得到军部的增援……第二天夜半开始向敌后撤退，行约十余里，再向南转进，想往白区逃跑。这时天将明，红军已跟踪追到。

汪瑢（东北军骑兵第六师参谋长）等回忆：

当时，在骑兵第六师后边一二里许，即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宗南的第一师，坐看骑兵失利，不为增援，东北军官兵非常愤恨，认为有意牺牲东北军。

马鸿宾部截击红军记

372

马培清（第三十五师骑兵团团长）说：

这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十分活跃，差不多每天都在各山头挥动红旗。

及至派部队前往，则连个人影都找不到。游击队正是运用了这种出没无常的战法，不断引诱和牵制我们，使部队疲于奔命。红军主力正在这个时候进入甘肃，深入到我们后方去了。

卡得云（第三十五师骑兵团第一营营长）说：

就在我们宿营的时候，红军趁天黑从远距离迂回，对我们实施大包围，发动突然袭击。在红军的强大火力下，马部大乱，有的骑马逃跑；有的因马卸了鞍子，只有撒腿奔跑……

第八章 与再次南下的红四方面军作战

川军防堵红四方面军

385

郭勋祺（第二十一军模范师师长）说：

纵有红军数万，也难飞越天全。

杨学端回忆：

刘元璋见吴安邦旅未奉命令即行后撤，登时大怒，责问吴安邦：“你看清“共军”来了多少部队？你迟滞了“共军”多久？你牺牲了多少人？”顺手一马刀把吴安邦面部砍伤，血流满面。

廖泽（第二十一军模范师第三旅旅长）说：

这里是我们死守的阵地，人在阵地在，不能再退，也无可退之地……你们如果发现后退的官兵，准予执行我的命令，就地枪毙。

薛岳率“中央军”堵击红四方面军南下

408

薛岳说：

自古以来成功事业者，都要得到天时地利人和，如今红军天时很坏，严寒将至，岷山已降雪，天寒无衣岂能久居？论地利，红军所踞尽是汉彝杂处的山区，地瘠民贫，作战无粮何以为计？论人和，据贺国光说，“毛泽东主北上，张国焘主南下”，这显然是分裂征兆……区区一个方面军，数万之众扼守300里以上防线，已到了强弩之末，“中央军”增援上去当然旗开得胜。

李以劭（薛岳的作战参谋）说：

蒋介石利用川军对付红军的分割形势，首先命令川军整编，统一川军的编制、装备、训练和使用……又以统一战略战术思想为名，在峨眉山举办峨眉军官训练团，对云、贵、川、康地区的党政军中级以上官员进行思想教育，结束了四川割据局面。

第九章 堵截红二方面军长征

龙云与蒋介石间的相互猜忌

423

彭松龄（国民党“追剿”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）说：

他（指龙云）想要打到中央去或想推翻中央是不可能的，也可能没有这个打算。我看他只图能够长久据有云南而不受中央的压力，就心满意足了。中央也就可以任他保持现状，只要他能够表面上服从，中央能够过得去，就相安下去也好。不然，他在利害关头，还是可以另找途径的。为善不足，为恶有余。

中央军追堵红二、六军团

427

樊崧甫（国民党“追剿”军第三纵队指挥官）说：

蒋介石对湘鄂川黔边区红军的突围，似不甚重视，只要红军离开自己的势力范围，到那些据省自雄的独立王国去，叫他们斗得两败俱伤，届时中央势力乘机而入，即可一举两得。

邱行湘（第九十九师第二九五旅第五九〇团副团长）说：

第九十九师被红军牵着在滇黔边境镇雄县属之胜坡、奎香等附近荒无人烟之丛中绕了一个月的圈子，一枪没有打上，部队几乎拖垮。

湘军对红二、六军团的“追剿”

450

李觉（国民党“追剿”军第四纵队司令、第十九师师长）说：

我们当时估计红军目的在北上，没有同我们决战的必要，所以对追堵任务也同前次对中央红军一样，抱着保存实力的态度，以避免部队的损

失。但想到可能是一个长途的行军，将要远离省境，为了怕湘军出境后湖南局面会受影响，就有意识地把行动放慢下来……

郭雨林（第二十八军军部作战参谋）说：

沿途多次发现红军预先留下给追击部队的字条或壁报说：“我们已经在这里休息了三天(或两天)，换洗了衣服，想你们同样有休息的需要，请你们也就在这里休息两天吧！”追击部队也就真的在这里休息两天或三天，有意识放弃“衔尾”的机会。

滇军对红二、六军团的防堵

462

孙渡（第二路军第三纵队指挥官）说：

当第三纵队追抵宾川附近时，蒋介石曾邀龙云由昆明同乘飞机往滇西上空，观察军队行动情形。闻龙云坐上飞机好久后，因对地面上的道路、城镇等辨认不清，疑为已飞出滇境，有为王家烈第二的危险，顿时心情紧张，惶恐异常。

卢汉（云南团务督练处处长）说：

现在所剩贺龙部和萧克残部万余人，和我们现在集结的滇军实力相比，相差 20 倍。只要大家硬干、蛮干、沉着三者结合起来，消灭红军指日可待。

安恩溥（滇军第二旅旅长）说：

刘建绪来昆明，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今天请他到这里训话，明天请他到那里演讲，今天接见记者，明天招待报界，非常活跃，并曾传出刘建绪接任云南省主席的空气。龙云以下的军政人员都惴惴不安。

第十章 在陕甘宁边区阻截红军

马鸿宾部第三十五师截击红军的惨败

481

马培清（第三十五师骑兵团团长）说：

当我率师直属骑兵团残部来到驿马关时，突遭国民党东北骑兵第六师白凤翔部的堵击，不准我通过。因阜城之战，红军冲入我师阵地，彼此混杂，国民党空军侦察，误认我师已叛变……

康占元（第三十五师第二〇九团第一营营长）说：

这些骑兵从东山上冲下来……有的人被马踏伤在战壕里，有的人随骑兵向西塬上逃去，有的人连武器带弹药都丢了，不少人趁机逃回家去了。

马鸿逵部对红军的阻击

495

张寄亚（马鸿逵部校官）说：

马鸿逵接到西安“剿总”总司令蒋介石、副总司令张学良的来电后，并未按照他们的要求行事，仍按照固守宁夏地盘、保存自己实力的方针，进行兵力部署……而且都是骑兵，必要时可以迅速撤离，不至损失实力。

马光宗（马鸿逵部骑兵第二团团长）回忆：

当时准备全部退却，以预备号作准备，前进号作上马，冲锋号作撤退。正当红军听到冲锋号音，准备战斗之际，马部骑兵业经远颺。

“中央军”在陕甘宁阻击红军

501

覃异之（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五旅第一四九团团长）说：

关麟徵曾向胡宗南建议，关、胡两部联合起来……截击红军。他估计红军不过数万人，又经长途跋涉，当时只能算三等战斗力，他认为有把握打胜这一仗。胡宗南不同意关的看法，胡估计红军是一等战斗力。因为他在川北吃过亏，所以主张谨慎行事，不可轻敌。

关麟徵（第十一纵队第二十五师师长）说：

红军未到陕北根据地之前，应该放胆与红军打，胡宗南却不敢打。红军已到陕北，应该谨慎行动，他却分兵急进，焉有不败之理。

第三军阻击红军见闻

511

刘海东（第三军第七师第十九旅第三十七团第一营营长）说：

该军在江西时提出的情况不明不打、地形不利不打、时间过了不打的“三不打”口号，还深深印在脑海。红军这次突然从这方面而来，人人感到惊恐。认为红军转战数省，许多大兵团都阻挡不住，第三军怎能抵挡，即使堵住了，也是飞蛾扑火，自取灭亡。

马昆（第三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四旅旅长）说：

因这些部队并非蒋介石的嫡系，平时曾受到歧视待遇，官兵均不愿意为蒋家政权卖命。只要红军不犯他们，他们也就不愿与红军为难。

国民党兰州绥靖公署新编第十四师对红军的阻截

518

鲁大昌（新编第十四师师长）说：

岷县地处省南，为由川入甘门户，红军若“西窜”，首当其冲。若岷县不保，西北全局将受震动。但是，新十四师系杂牌军队，人员装备等等不能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相提并论，一旦情势紧急，甚难得到有力的援救。因而除负隅死拼以求生存，就没有别的出路。

边仙舟（新编第十四师副官主任）说：

红军北上抗日，万里跋涉有年矣。跨雪山，越草地，初入甘肃境，需要休整之时间与环境，以整顿军容。故对岷县之鲁部只施以压缩之战术，使其困城就范，而无滋扰活动之余地。鲁部亦非敢于阻击以示勇，实因县城被围，生死攸关，进退无门，作困兽斗耳！

其他杂牌军对红军的阻击

542

蔡呈祥（国民党兰州绥靖公署参议）说：

不管城内守军如何宣传红军怎样可怕，并严密防止城厢人民到红军阵地去，但偷往红军地区出售蔬菜和日用品的百姓很多。百闻不如一见，他们看到红军买卖公平，现金交易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，与人民水乳交融，回来非常高兴。

范某（第三十七军第二十四师政训处处长）说：

红军是“夜老虎”。我们在江西“剿共”时，一夜之间，就被红军吃掉了两个团。所以，夜间防守，要特别小心。

第一章

蒋介石的部署